

為鄭介民辯誣 (三)

喬家才

北平特警班完全是軍統局的訓練機構，名義上屬於中央警官學校。戴笠先生去世，中央警校會插手過問，一個學校在北平設立兩個訓練機構，極不合理，終必合併。鄭介民凡事深謀遠慮，設想週到，未雨綢繆，令人敬服。那時，不論胡靖安抑或戴頌儀擔任特警班主任，我絕不會再做副主任，這一點，可能鄭介民早已考慮到了，因此同意我離開特警班，去美國考察。那時戴笠之喪將於六月間發引，安厝於南京靈谷寺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之旁。我跟隨他工作，整整十三年，喪禮大事，於公於私，我都應該去南京參加。再說赴美考察，也需要赴南京張羅，若被從名單內刪去，要想恢復，那就麻煩多了。

第二天通知樓兆元前來接收特警班，移交清冊，早已造好同樣三份，一份呈報軍統局，一份交樓兆元照冊點收，一份我自己留底。事前毛人鳳既要王浦臣打電報給馬漢三有所交代，雖未指定他是監交人，而華北辦事處是軍統局在北平的最高機構，馬漢三又為華北辦事處主任，所以請他監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他沒有推辭，很爽快地答應。他以監交人身份，在三份移交冊上蓋

了章，我和樓兆元也蓋了章，移交得清清楚楚。

五月中旬，搭乘解送北平重要漢奸齊燮元、殷汝耕、王蔭泰、周作人、江亢虎等的專機，飛到南京，首都一別，已經十年了。六月十二日首都各界公祭戴笠先生，十四日移靈靈谷寺墓園暫厝，細雨綿綿，如泣如訴。這塊墓地是經委員長蔣公親自選定的，一代忠魂，可以長眠地下矣。

十月初和李人士、鮑志鴻、鄭錫麟、尚渭父（望）、毛萬里、黃加持、焦金堂、董崇山、周關錫、聶琮、浮春榮等第二批考察人員二十人，乘美國海軍飛機，經沖繩、關島、夏威夷飛往美京華盛頓，我駐美武官蕭信如（勃）兄在機場迎接。

留美一年，信如兄和我及李人士、鮑志鴻參觀考察海軍陸戰隊五個星期，從陸戰隊總司令部、訓練基地、聯合作戰訓練一直到部隊駐地，看得非常仔細。美海軍對中美合作所的就本來說就很重視，戴笠先生生前曾有出任海軍總司令的呼聲，好些嚮往中國的陸戰隊官員，以為我們是未來中國海軍陸戰隊的骨幹，他們希望再來一次中美合作，好來中國，所以對我非常熱忱。他們說中國

軍官參觀考察海軍陸戰隊，我們還是第一次呢。

信如兄又陪同我們大家參觀海軍軍官學校、西點軍校，並在西點大飯廳和學生們共進午餐。也參觀了聯邦調查局及其七層大樓的指紋局、財政部秘密機構（負責查辦偽鈔及保護總統安全）。我們曾在紐澤西州警察學校研究他們的警察教育及業務好幾個月。

三十六年十一月我們乘美海軍運輸艦返國，路過日本，在軍港橫須賀停留一天，乘機一遊東京。我軍事代表團團長商啓予（震）派專人專車招待我們。當時日本缺乏食糧，到飯館吃飯，須憑糧票，我們沒有糧票，若無代表團招待，簡直無飯可吃。招待人員曾陪我們旁聽審訊戰犯，看到侵略中國的主要戰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坐在被告席上，垂頭喪氣，已看不到當年驕狂獍獍面目。十一月中旬，船經青島停了一天，警察局長王志超兄陪我們遊勞山。船抵上海，乘火車到南京。

軍統局已經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局長鄭介民先生，副局長毛人鳳先生，辦公廳主任黃天邁兄。我們看到大家一團和氣，令人精神振奮。到

達南京的第二天下午，毛人鳳邀請我們十幾個人到中華門外一家很有名氣的回教館子吃牛肉，爲我接風，大家吃得非常高興。

鄭介民對我的愛護，逾於尋常，在我未返國之前，已經內定我爲北平站站長，接替黃天邁兄的遺缺。所以一到南京，局本部就促我早日到職。在南京沒有住多久，十一月底回到北平，十二月正式到職。副站長孔覺民是我七七事變前任軍統局北平第一站站長時的助手，舊同事一塊兒工作，幫助很多。工作安定以後，才把妻和孩子們從西安接來北平。

鄭毛失和錯在後者

毛人鳳先生和鄭介民先生失和，使軍統局同志的團結力量分散，使這個國家重要的機構蒙受損失，確係事實；但絕非如沈醉所說：「鄭介民任國防部次長，對保密局局長這個兼職，並不打算放棄，因而和毛人鳳一直鬧磨擦。」因爲鄭介民不喜歡弄權、抓權，並不願意擔任保密局長這項工作，更不像他在「軍統內幕」所說的那種情形。他用了六七千字刻畫描寫毛、鄭、唐（縱）不和，目的在醜化軍統局和軍統局的萬千同志，胡說八道，毫無價值。

沈醉一度是毛人鳳先生的親信、紅人，同鄭介民的關係極淡薄，但他在軍統內幕說毛人鳳「陰險毒辣」，說毛人鳳是「凶狠殘暴的劊子手」，對一再提拔他的毛人鳳先生，如此刻薄，毫無情感，也不是做人應有的態度，沈某真是小人之尤者。

毛鄭失和表面化，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五日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次長，第二年辭去保密局局長兼職，由毛人鳳接長以後。先前我們從美國回來，所看見的情形，還是一團和氣。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次長，對保密局而言，祇有好處，不會有壞處。按理說，毛人鳳對於這位多年的老同志，現在又成上級長官，於公於私都應該合作和好，以鄭介民過去對待戴笠先生的態度，來對待鄭介民才對。可是毛人鳳却反其道而行，對身爲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視若寇仇，攻擊不遺餘力，令人惋惜，百思不解。

鄭介民天性忠厚，有功推讓，與人無爭。就是對待敵人，也以寬大爲懷，總想化敵爲友。軍統局這個團體，是他和戴笠惨淡經營，艱苦奮鬥建立起來的，他絕不忍心傷害團體。毛、鄭失和，可說是毛人鳳這方面的因素較多，究竟爲甚麼，我也說不上來。我想，大概毛人鳳顧慮到；鄭介民和同志們太接近，會影響到他的局長權力吧？所以必須劃清界線，好讓保密局的同志們不敢再和鄭介民接近，自然隔離起來。

其實軍統局大多數同志對毛、對鄭同樣敬愛，絕沒有厚此薄彼的情形。比較起來，大家和毛人鳳接近的多。因爲從重慶時代開始，毛人鳳經常住在羅家灣局本部，和同志們經常接觸，每週祇有半天一夜休假，住在自己家裏。而鄭介民並不常到羅家灣，和同志們見面的機會不多，情感自然要生疏得多。

鄭介民係黃埔二期，留俄，陸軍大學畢業，又是協助戴笠開創軍統局工作的創始人，自始至

終，係戴笠的得力助手，合作無間，得到軍統局同志們的尊敬。而毛人鳳在民國二十三年才參加了戴笠領導的工作，最初派在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王孔安兄手下任書記，月薪九十元，比他弟弟毛萬里還少拿二十元。

所以論資望，毛人鳳遠不如鄭介民。很可能就因這種緣故，毛人鳳就心鄭介民的威望，會威脅他的領導權，產生了一種自衛的心理作用。我一再推想，也許這就是毛、鄭失和的原因吧？絕不是如沈醉所說：

「他在和毛人鳳爭權奪利的鬭爭中。」

我每次到南京，看見毛人鳳，他總要敷衍鄭介民許多不是，可是看到鄭介民，却從來沒有批評過毛人鳳半句話。連沈醉也說：「他自己見到毛時，總是笑容滿面，從不露不愉之色。」

有一次我到南京，在毛人鳳公館看到毛人鳳，除了閒話家常，他很憤慨地告訴我：「鄭介民要出賣團體，他要向領袖建議，把交警編成一個軍，由吉章簡做軍長，真是豈有此理。」

我想，這是很不合理的。因爲交警總局有十八個總隊，每一總隊的人數、裝備和戰鬥力，遠超過一個步兵團，幾乎和一個師的實力差不多。交警總局既擁有比十八個團強大許多的武力，而一個軍至多三個師，九個團。鄭介民和吉章簡再愚蠢，也不會放棄十八個交警總隊的交警總局局長不幹，要幹九個團的軍長吧？況且交警總局成立，係戴笠衝破許多困難才促成的，已經成爲政府的一個正式的機構，不能任意改變。交警各個總隊都經過中美合作所裝備訓練，戰鬥力極強

，負責衛護各個重要交通線，任務重要，鄭介民怎麼會有這種主張呢？怎敢向總統提出這種建議呢？可能是毛人鳳感情用事，本親愛精誠校訓；應當加以勸解。

「毛先生！」我說：「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樣精明強幹，那麼卓越領導，他都離不開鄭先生，有許多事情，要借重鄭先生，才能解決，你為甚麼就不能容忍他呢？」

毛先生聽我這麼一說，臉色突然大變，變得非常難看，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樣子，我真有些毛骨悚然。他再沒有同我講一句話，我也不好再開口，待了十來分鐘，祇好告辭出來。大概毛人鳳認為我不和他站在一起，不反鄭，誤認我和鄭介民站在一邊，這也許就是我種下殺身之禍的一種原因吧？

好些軍統局的同志，參加軍統局的工作，大都基於愛國熱忱，痛恨日本軍閥，不為名利，不怕犧牲。八年抗戰，他們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後來抗戰勝利了，共產黨的問題，比抗戰還嚴重，又失去戴笠的強力領導，又因毛、鄭失和，影響同志團結，許多人灰心氣餒，情緒低落，喪失了鬥志，喪失了信心。

所以，毛、鄭不和，動搖了軍統局牢固的基礎，破壞了堅強的團結，削弱了情報機構雄厚的力量，實為國家最大的不幸。

我和毛人鳳見面後不久，交警總局局長換成周偉龍，因為他反鄭，和毛人鳳一致。我在南京就聽到他到處臭罵鄭介民，才能得到毛人鳳信任，極力保薦，才能代替吉章簡做了交警總局局長。

。可見毛鄭失和以後，毛人鳳已獲得全勝，鄭介民失勢了，雖為國防部次長，連一個吉章簡都維護不了。

吉章簡黃埔二期，做過軍校第六期步兵第四大隊的中隊長，很受學生信愛。做過憲兵第四團團長，表現優異。又做過師長、軍長，長於練兵，勇敢善戰，能與士兵同甘苦。戴笠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從胡宗南那邊調了過來。交警總局成立，戴笠要他擔任局長，而以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第一期的馬志超任副局長，是經過深思遠慮考慮過的。周偉龍剛愎、自私，地方觀念太深，不能用人，不得人心。有位筆名張贛萍曾於抗戰期間參加過別動軍，打過游擊戰，前好多年在香港寫過一本書，對吉章簡和楊遇春讚揚備至，獨對周偉龍罵得狗血噴頭。周偉龍代替吉章簡任交警總局局長，的確是個敗筆，是交警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不過一年多，周偉龍也獲了罪，不能自保，斷送了性命。

十年以後，我聽到一件有關毛、鄭失和的故事，使人感慨萬千。三十七年中秋的前一天，是鄭介民的五十歲生日，他避往上海。毛人鳳發動警察總署、交警總局和保密局三個機構，每一單位送十桌酒席到鄭公館，各個機構派一百人前往祝壽吃飯，使鄭公館場面非常熱鬧開氣，回頭又告知總統身邊的某將軍，某將軍派人去鄭公館拍攝了許多照片，呈報總統。

總統看到這些祝壽照片，非常生氣，認為鄭介民太招搖。幸好他去了上海，並不在家。他從上海回來，知道已經惹禍，趕緊抱著人家所送的

東西，晉謁總統，說明他去了上海，並不做壽。人家送去酒席，又去吃飯，他一點也不知道，無法阻止，總統才沒有深究。

漢三之死真正原因

沈醉說：「鄭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內外的人被擠走之後，毛人鳳還不甘心，又對依靠鄭的關係，而當了北平市民政局長的馬漢三下毒手。」又在軍統內幕說：「等到鄭調任後，毛人鳳便將馬漢三和馬的助手劉玉珠扣押起來，由於一些事情牽連到北平站長喬家才等多人。……」又說馬漢三組織小集團，「主要目的是擁鄭反毛。」

這些說法，都似是而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談不上內幕。馬漢三不是毛人鳳的親信，但也絕不是鄭介民的私人。沈醉所說「擁鄭反毛」，完全胡說八道。

馬漢三被殺，固然和毛鄭不和有些關係，但絕不是僅如沈醉所說那樣。馬漢三被殺，實導源於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毛人鳳要馬漢三支持劉秋芳（沈醉在軍統內幕寫成劉青芳）當選為北平市選出的立法委員，如果劉秋芳當選，馬漢三和鄭介民關係再深，毛人鳳也會認為馬漢三可靠，服從他，沒有關係。若劉秋芳落選，即使馬漢三和鄭介民沒有半點關係，毛人鳳也會認為他不服從，不賣帳，那就不得了，死定了。

北平市應選出五位立法委員，其中有一名婦女保留名額，如果祇有一名婦女競選，一票也可當選。毛人鳳先生以為馬漢三既為北平市民政局局長，主持選舉，所以支持劉秋芳在北平市競選

立委，勢在必得，非要馬漢三運用同志選她出來不可。

劉秋芳不是國民黨員，爲了要中央提名爲候選人，很快就成了國民黨黨員。可是中央提名競選的，不是劉秋芳，而是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錦人支持的王霽芬。

劉秋芳爲避免違紀競選，怕中央阻撓，又說她不是國民黨員，是北平市的社會賢達。那個國民黨的劉秋芳是山西襄垣人，而她是北平市人。

北平市立法委員選舉，規定投票三天，我在投票的前兩天，奉蔣經國先生電召，去了南京，返回北平時，投票已經結束。進門不到兩分鐘，劉秋芳偕同她的丈夫李廣和就來了，她們消息之靈通，使我吃驚。她們非常憤怒，口口聲聲說馬漢三不賣毛人鳳先生的帳，所以落選。

我一聽說劉秋芳落選，大吃一驚。劉秋芳沒有當選，怎樣向毛人鳳交代？我自三十六年十二月接任北平站站長，前後接到毛人鳳四封親筆信，都是爲劉秋芳寫的，一封爲劉秋芳夫婦要汽車，一封爲了她們住住的房子問題，兩封是爲劉秋芳競選立法委員的事，可見他對劉秋芳關心的程度。

現在劉秋芳落選，該怎麼辦？我固然無法向毛先生交代，增加許多困擾，也真爲馬漢三兄捏一把汗。我請她們夫婦等候着，趕緊去看馬漢三，問個究竟。

馬漢三告訴我，投票的第一天，劉秋芳的票投進八千多張，王霽芬的票還不到一千張，吳錦人主委着急了，趕緊去找市長何思源，大鬧特鬧。

當天晚上，何市長要馬漢三召集各區區長和各警察分局長講話，何市長說：「王霽芬競選北平市的立法委員，是總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不相干，現在又跑出一個劉秋芳來競選，硬要把王霽芬擠掉，教我如何向總裁交代？我這個市長選能幹嗎？從明天起，不論那一區再投進一張劉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區長的職。」

第二天早上，北平市的黨政軍各界首長都到飛機場歡送一位重要人物，何市長在稠人廣眾中間，手拿着一張選票，一面搖幌一面高聲嚷嚷：「北平市祇選五位立法委員，保密局就有唐嗣堯和劉秋芳兩人出來競選，這個選舉被保密局包辦了，我這個市長選能幹嗎？」

「情況演變成這個樣子，」馬漢三說：「我們硬把劉秋芳選出來，我們要不要在北平工作？我們不要不要在北平做人？劉秋芳已經得到八千多票，候補第一，祇要有一人出缺，就可以補正，和正式當選所差無幾，何必一定正式當選呢？」

聽完馬漢三敘述，我無法說他不然。如果我不去南京，我會和何市長協調，不會演變成這種結果。回到寓所，我把實在的情況告訴劉秋芳夫婦，要她們設身處地，替馬漢三想一想，勸說了一個鐘頭，舌敝唇焦，要她們顧慮到保密局在北平的工作環境，頑石也應該點頭了；但是她們一口咬定，馬漢三不賣毛人鳳的帳，非要毛人鳳幹掉他不可。

我很生氣，一位特別市的民政局長，身爲國大代表，因爲毛人鳳支持的人沒有當選立法委員，就把他幹掉，那成了甚麼世界？我不相信。我

說：「好！你們就教毛先生把他幹掉吧！告訴你們！我們這些人革命，是憑本事、捨着性命來幹的，不是靠着甚麼東西，甚麼關係。」我不再多說，把她們請出去，誰又料到竟會成爲事實，連我自己也幾乎成了屈死鬼。

六月下旬，北平市警察局長湯永成和市議會發生衝突，不能再幹下去。華北剿匪總司令傅宜生（作義）向預定七月一日接長北平市的劉瑤章推薦我接任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劉市長來找我，要我趕快去見傅作義。傅總司令要我立刻去警察局接事，由他呈報中央。我覺得不妥當，於是報告總司令：「這樣不大合適，警察局有副局長白世維，湯局長不能再做下去，白副局長可以負責。」傅總司令表示同意。

我回到辦公室，立刻把晉謁傅總司令的經過，電告毛人鳳，並且說明我不適宜擔任警察局長，請他提出人選，以便向傅總司令推薦。不料毛人鳳接到我的電報，很快到達北平，與傅總司令直接接洽。我已感覺到情況不妙，對我有甚麼行動。

七月一日北平市政府改組，馬漢三交代了民政局長。毛人鳳約我和馬漢三，一日下午八時在燈市口資源委員會他的臨時辦公處開會，我先到達，過一會兒馬漢三也來了。他一進門，後面跟進五、六個倪超凡（警備部稽查處長）的手下，來勢洶洶，如狼似虎，把我們兩人五花大綁。門口開來汽車，把我們兩人分別塞進兩輛汽車，送到炮局監牢。一向念阿彌陀佛的毛惕園守候在那裏，解開繩索，分別送進兩間牢房，夜裏釘上脚

錄。不久又聽到釘錄聲，那是把劉玉珠也捉來了。監房裏有一位看守陪伴，大概是防止我們自殺吧？

九日，我乘汽車到達飛機場，下了汽車，才和漢三、玉珠見面，砸開腳錄，上了飛機，由李希成（保密局軍法處長）親自押解。飛機在北平上空飛了一匝，往下看，學生們正在馬路上列隊遊行，隊伍很長，人數不少。到達南京，我被關在寧海路監獄的樓上，再沒有同馬漢三見面。中秋過後，我被送往常州的監牢。有位蘭州訓練班的同學，看見我走進牢房，趕緊接過我的包裹，

安置在他的旁邊。

夜裏，躺下以後，他偷偷告訴我，他在報上看到馬漢三和劉玉珠已經被槍斃了，我被判無期徒刑，常州是關人較久的監牢。三十七年十二月又從常州被解回南京，這一次坐的不是火車，而是壓道車，由四個槍兵押着。在南京集合了十個難友，乘輪船來到臺灣。

毛人鳳死了，鄭介民是安全局局長，再沒有人和他作對，他才全力營救我，恢復我的自由。

他顧慮到我的生活，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

親自打電話給情報局辦公廳主任王唯一兄，要我替他辦妥必須辦的手續。所以我輓鄭介民的輓聯：

蘇我涸轍，鴻恩悲難報；
為國盡瘁，勳業應常存。

我們被捕的第三天，鄭介民到達北平，不是來營救我們，是和我们牽扯在一起，說他是我們這個貪污集團的領袖，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白世維兄告訴我，總統手令鄭介民：「據報爾……」他到北平，是請世維幫忙，搜集資料，以便一項一項呈覆總統。（未完待續）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新台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隅叢談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恭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尅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